

共产主义思想大放光芒

四员虎将

薛 楷 芮英杰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介紹了四個出色的鄉社幹部。他們意志頑強、敢想敢干，藐視困難、刻苦鑽研。肖書韻為了擴大耕地面積，帶領群眾與海爭田。他日夜鏖戰不知疲倦，身體癱瘓不叫苦也不願下“火綫”。黨確定他休息後，可是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生產，是修海擋，於是忍受身體的疼痛，扶着自行車，甚至爬着上了工地。他這種大無畏的共產主義精神，令人欽佩。另外，張福來立場堅定，確信人能勝天，充分發動群眾戰勝自然災害；肖永輝大膽否定工程技術人員的設計，用土法建成抽水機站；天津姑娘王培珍，響應黨的號召，擺脫家庭阻攔，走上了光榮的崗位——農村。由於他意志頑強，衝破了一切困難，虛心向農民請教，學會了生產本領，受到廣大社員的愛戴和擁護，被選為農業社副主任。

共產主義大放光芒
四 員 虎 將
薛 楷 芮英杰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華東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證第三號
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

★
1958年8月第一版 1958年8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 · 1 1/2 印張 · 25,000字
印數：1——30,000冊 定價：(5) 0.14元
統一書號：T 7086 · 108

181
S463
18
S46

目 錄

張福来藐視困难，帶領群众大战	
自然灾害	2
肖永輝打破迷信，大胆地想、大胆地干	
土法建成抽水机站	15
蕭書韵干劲冲天与海爭田	28
在团泊洼安了家的天津姑娘王培珍，	
高举着又紅又专的大旗前进	40

張福来藐視困难

帶領群众大战自然灾害

在赵連庄庄外的一間土坯的稻地房子里，二十几个乡、社干部圍着个油灯开紧急會議。

外边，足有三四級的东北风一个勁地刮。它好象蓄意要把这一层雨云吹走，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雨，虽然不停地但却无力地滴着。房子里不时有人焦急地向外張望，盼着赶快风消雨住，要不，嫩嫩秧苗实在受不住了。

乡党委書記張福来坐在油灯旁边，用他那布满血絲的眼睛看着大伙。

“一句話，先把咱这靠天等雨的思想一笔勾銷。秧子好坏，这可是咱实现水稻千斤乡的关键哪，河里水少，不能自流，有些秧田已經干了，怎么办？我看，一条路，发动群众，掏澆……。”

雨还是无力地往下落，风好象越来越大。乡党委副書記李殿忠打牆根站起，从口袋里掏出溫度計，湊到油灯底下看了看，說：“八度。外边的气

温还要低，看样子，今个兒晚上不上大水保温，秧苗就危險了。我看，咱馬上就干！”

“老肖，看看几点啦？”張福来問坐在旁边的副乡长肖永輝。屋里二十多人，就是肖永輝有块手表，是从部队上帶回来的。現在他从不把它帶在手上，而是經常放在上衣小口袋里。老肖从口袋里掏出表来一看，說：“十一点剛过。”

張福来也忽地站起来：“不早啦，馬上就干！乡干部还是原班不动，按各包的社直接下秧田，連夜发动人。提水工具不够把臉盆也端出来；支渠有水支渠掏，毛渠有水毛渠掏；最没办法也得到干渠去挑，保住秧苗为止，千万不能含糊。”

“同志們，咱提个战斗口号怎么样？”乡长說着，隨口喊道：“苦战三昼夜，保住稻秧苗，行不？”

“行！”同声、肯定地回答。

張福来把隨身帶着的一个破麻袋拿起来，順手迭成个“三角雨衣”，往脑袋上一披，头一个迈步走出稻地房子。

一个个都紧跟着从稻地房子里走出来，一道道电筒的光亮向四面八方移开去。

渠道埂几乎是稻田地里唯一的路。張福来顺着二进支的渠埂一直奔向赵連庄第三生产队的秧田地。雨还在下，风依然刮。渠埂窄路滑得很。要是不习惯走这样路的人，打趔趄摔跤是免不掉的。可是你看他，走得又快又稳，毫不介意。

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他在这个洼里，在每一条渠埂上已經度过了多少比这更加緊張的风雨之夜。从打一九四九年他就来到这个洼里工作啦，那时候，滿洼蘆葦黃稻，举目一片荒凉。他在和群众一起生活、斗争中，深深地体会了并且分担了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窘困，但是他并没有意識出一条正确的使群众摆脱貧困的路。一九五五年，党提出了洼地改造方針。那时候，他是区委副書記。他馬上認識到这是一条使荒洼变稻仓，彻底改变人們生活面貌的正确道路。从那时候起，他就拼命地投入在这个斗争中来了。每逢开渠、放水、育秧、插秧的季节，他就沒有回机关睡过觉，白天，和群众一起干，晚上，在洼里、在渠道上轉。前年，为了和渠道漏水作斗争，在二十多里的渠埂上一夜一个来回，越是大风大雨，越是在渠道上轉个不休。許多

渠道的漏洞一次次被他发现、堵閉，一連二十多天，沒躺下来睡过觉，以后他累病了，才在邢县长的强迫下回机关去休息。去年插秧季节，为了和水作斗争，白天黑夜整整一个月他没离开大洼，他深入到每一个社、队、每一条渠道，和群众一起劳动，帮助具体想办法。几十条支渠，几百条毛渠，都踏遍了他的脚印。现在，他已经又坚持了几个通宵了，水这样缺，他是无论如何睡不下的。

他不时地使电筒照照渠道，里面的一点水实在太可怜啦，說去年水少，可去年只要上边一提閘，在支渠里好歹就閘个多半槽水，现在这点水呢，刚刚把渠道底盖过来。越是这样，有些人偏偏要指望自流灌溉，这真是个思想問題！

三队的秧田里閃动着两点灯亮，間或地傳來几声呱呱的水斗子声。張福来走近一看，是队长張桂友提个灯正圍着秧田轉，另外两个老头拿着个水斗子，掏一下水看一下天，好象在盼望着什么。

“張書記来了，正好，这雨也下不大，水也上不去，大风还一个勁地刮，我看这苗子够噲。指着掏水不行啊！”張桂友指着脚下的秧田說：“看，这不是？两人弄了快半夜，还没灌滿个丘。”

“照你們这个掏法就是不行，桂友，这雨是不能指望了，自流水也别指望，把靠天的心思全打消，非拼着干不行了。”張福来又轉向旁边站着的老头說：“稻地房子还睡着人沒有？把他們全叫起来，把上水家伙全拿来，咱干一陣再商量。”

稻地房里又走出三个人来。

“咱这一共是七个人啦，一个人包一个丘。”張福来边喊着，边把鞋、袜脫掉，捋起褲腿，拿起个水斗子一脚插到毛渠里去：“全部由毛渠里掏，澆到一寸半水，把秧子沒过来，就算完成任务。”

張桂友把提灯放下，也捋起了褲脚，大伙都一人找了一个丘。水斗子、臉盆立刻揮动起来了。張福来不抬头，大伙也不抬头，暗自加把勁。潑上去的水又被风刮回来，潑得張福来滿臉泥浆，他把臉用手抹了一下，又猫下腰干。

約摸一个鐘头，丘里的水都上滿了。張桂友提个灯轉圈照了照，看看小嫩秧都已經埋在水里啦。他走到張書記身边，說：“我看滿行。”

張福来直起腰，說：“当然行姿，你算算吧，一个人一个鐘头澆一个丘子，一共五六十个丘，要是三十个人，两个鐘头就全部解决問題。”

說完，張福來的脑子里迅速地掠过了一个想法：何不把左近几个队的人叫来参观参观，現場看一看，思想問題就好解决啦，如果自己去轉，赵連庄、馬圈一共八个队，轉到天亮也不一定把問題解决好。以前有好多事情还不是这样？比如春天推广熏肥吧，因为沒这个习惯，好些人搞不通，怕熏出的肥料不行，怕不会熏，宣傳了半天也不見动静。以后，自己先下手干了一个，摆出个样子，把左近几个社的社、队干部找来一看，也并沒多講什么，第二天，在全乡范圍內就掀起了熏肥高潮，三天中挖了一千多熏肥坑。現在，为什么不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呢。

“張桂友，我看你馬上回村叫人，要壯小伙子，帶着工具来，跟大伙說說，为了保住秧子，来个突击，人們会想得通的。来了之后还是一人包一个丘，咱叫馬圈社和你們社的其他几个队来参观参观，一看干劲；二看包丘方法；三看实效，一下就通。”

張桂友表示极为贊成，提着提灯奔南去了。稻地房子离村也不过一里半路，隔着一條馬厂减河。

剩下的人們听說要叫別的生产队到这来参观，都爭着要去通知。張福來說：“你們繼續掏吧，我

自己去轉，還要順便看看別的隊的秧田哪！”

趙連庄永遠社和馬圈升紅社的稻地緊靠着。兩個社八個隊的育秧稻地房子都離得很近，方圓不過四里路。

他到馬圈一隊的時候，秧田里沒有人活動。房子里點着個提燈，隊長郭德志在草鋪上歪躺着，腦袋上帶個耳機子，睡着了，他听着好象進來人啦，睜眼一看，是張書記，他忽地坐了起來。

“張書記來了？怎麼淋這麼濕！”他好象有點難為情，臉紅了。

張福來並沒批評他。他想：我半夜三更的在他眼前一出現，他已經覺察到自己不對啦。火上澆油反倒不好。

“你們的秧子怎麼樣？”

“干丘的倒沒幾個，都有一抔拉水，可也不足，這水也流不過來，雨也不正經地下……唉！”

“沒掏掏嗎？”

“掏點，前半夜有幾個人掏，不管多大事啊，張書記。”

“管事，人家趙連庄三隊掏澆的挺好，走！你先跟我去看看。”

兩人一前一后順着渠埂走着，他們又奔了四隊、三隊、二隊，趙連莊一隊，二隊……，走一處，看看秧田，拉上一兩個人。現在，張福來在頭領着，後邊跟着十幾個隊的隊長和管理秧丘的老農。直奔趙連莊三隊來了。

此刻，趙連莊三隊的秧丘里已經站滿了人，三十多個人，一人一個丘，乒乒乒乒的掏澆声响成一片。看見張書記領着各隊的十幾個人來啦，張桂友自動地做了這個現場會的“報告”。

“你們看，這個辦法就是頂用，方才張書記跟我們一堆干，七個人一個鐘頭掏澆了七個丘，二寸來的水把小秧全蒙起來啦！方才我又回村找三十個人來，現在我們是一人包一個丘，用不了兩個鐘頭，保管全行啦。”

張福來領着大伙在秧丘里轉了轉，用電筒照了照已經灌滿水的秧丘：嫩苗都在水里埋沒着，任憑風吹，一動不動。

“你們回去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干。”張福來問。

“他們行我們怎么不行？”

“我回去也叫人來，干！”

張福來覺得渾身冷得很。他從口袋里把“溫度計”掏出來，使電筒一照，四度。

“人怕冷，可秧苗更怕冷啊！”張福來向站在旁邊的人們說：“大伙都知道，秧苗在十度氣溫以上才能生長，而在六七度以下，就有凍壞的危險，現在，你們看，四度。為了保住秧苗，咱馬上得全部動手。現在，約摸也就兩點多鐘，馬上干，還趕趟。”

人們急快地，四散着回去。有的奔秧田，有的奔村里去了。

洼里的燈籠越來越多，從村里，從稻地房子里往秧丘里涌去。喊聲、掬水聲混成一片。

張福來渾身疲倦，想回到指揮部休息休息。忽地，他想起了自己的試驗田的秧丘。好險哪，光顧着別人澆，自己的秧丘壞了，豈不糟糕！他忙着從三隊借個小桶，奔離這裡不遠的試驗田走去。

回到指揮部，天已經明了。風小了些，雨還在滴着。

他把披在身上的麻袋拿下來，這麻袋比原來重了一倍多，象剛從水里撈出的一樣。此刻他才發

現，渾身上下已經沒一点干地方啦。

副書記李殿忠也走進來。滿身滿臉，除了泥就是水。

互相交換了情況。李殿忠把方才由電話里了解的情況也和張福來做了匯報。全乡一千八百畝秧田，約摸总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灌滿水了，這一夜的戰功不小哪。

張福來把身子歪在稻草鋪上，強睜着眼睛。

“一点也不能松勁。看樣子，一時半會兒氣溫不會提高。讓人們休息會兒，中午開個電話會（支渠是各社指揮部，都有電話），要求今天普遍上到三寸水。”

電話鈴急促地響了一陣。李殿忠忙去拿過听筒。臉上露出驚訝的神情：“什麼時候開的？”

“壞了，老張，黑閘方才開口子啦，現在進水干渠都干了。”

張福來從短暫的夢中驚醒。忽地站起來。

“快，趕緊電話通知左近幾個社，派民工帶着料，跑步上！”

連麻包都沒顧得披，張福來出門就奔馬廠減河堤，往東跑。

、黑閘可不能开口呀，这几乎是现在全乡用水的唯一出路！馬厂减河的水不够用，是全乡人們煞費心机的想出了这个办法：在馬厂减河南挖了一条几里长的引水渠，把大港圍堤的水引过来，然后又在黑閘这个地方做了个河上木槽，讓港水通过馬厂减河上的木槽渠道流到北边干渠。全乡这一千多亩秧田，就都仗着这不到一个流量的水。

一会跑了八里地。張福来到了黑閘，上气不接下气。后边，李殿忠打完电话，也跟着跑上来了。不知道乡长顧金岭、副乡长肖永輝怎么知道的信，也先后赶了来，老肖是帶着病来的。

口子开得很长，还一个勁地往大处坍塌。迈过河身的木槽渠道里一点水也不过了。从几里以外引过来的大港水，任意地往堤南的草地里流去。社干部跑上来一看，眼全紅啦。

“这純粹是看閘的人疏忽大意。”

“这是責任事故！把咱这点命根子閘跑了。咱得好好說說。”

“不要嚷嚷了，先擋起来是大事。”張福來說。

一場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

民工們在裝草袋。劉塘庄、大台子、馬圈，把泡稻種的草袋都弄來啦。有幾個幹部帶着社員又跑回村去，繼續找料、運料。

張福來一邊指揮着，一邊和李殿忠、顧金嶺一起跳到激流里去。上邊雨澆，下邊水泡，幾個人的上下牙一齊碰得嘎嘎响。

帶病的肖永輝也想跳下去。幾個人執意地把他攔住了。他掉過身去裝草袋。

一個個裝滿土的草袋傳遞下來，碼上去。

一連頂了兩個鐘頭。每一個人的身上臉上都濕漉漉的，也分不清是雨水、河水還是汗。張福來臉上的泥順着汗水流下來，變成了一條條的泥道道。社員孫祥禮在旁邊，看着他實在難于支持了，早就勸他上來休息，最後，他把張福來從水里硬拉扯到岸上來，順手遞給他一塊饅頭。

“給你，吃口吧，老張同志。”看着張福來這個樣兒，他眼里閃着欽佩的淚花。然後，他急忙掉轉身，跳到方才張福來站着的地方，頂替他、遞草袋、碼上去。

口子已經不過水啦。現在，人們正把一個個剩下來草袋、蘆片安置到順水口的兩邊。為的叫它

更牢固些。

水又回了原道：順着过河的木槽渠道往北边的干渠流去。

西边的云扒开縫，太阳間或地露出来。張福来現在倒沒有了倦意，看着人們的干勁，看着往北干渠流过去的水，心里怪舒坦的。

喘喘气，他把在这兒的乡、社、队干部召集在一起，說了說下步怎么办。

“断了多半天水，秧丘的上水要求得变变。要普查一下，分清緩急，那块水小，先上那块，今天晚上要完成这个任务。

“看这样子，天要放晴。明天如果晴天，咱还要打一場大仗：把丘里原有的水全部放走，另換新水，要不，就要生立枯病和棉肤病的。”

好歹吃了几口飯，張福来又順堤往东奔刘塘庄的秧田里走去。夜幕已經挂下来了。这一夜他决定要到大台子、刘塘庄的稻地房子去过夜。

肖永輝打破迷信，大胆地想、大胆地干 土法建成抽水機站

趙連莊副鄉長肖永輝第三次來到團泊洼工程處，他想請技術員邢有明幫着把馬圈洼抽水機站的設計再給設法修改一下。

這個抽水機站的設計是前些天由工程技術員們給做的。在這張圖紙上，肖永輝并沒挑出什麼技術上的毛病來，設計、制圖這一門，他要算是個一竅不通的門外漢。他所以接二連三地找邢有明，无非是想設法研究研究少用些錢、少用些料，把造價降低一些。

“無論如何你還得幫助幫助，”肖永輝說：

“按着這個設計，把抽水機站修起來至少要十萬元，可是全鄉只能自籌三萬元，我們是不打算也不可能向國家張手的。錢不足，這是頭一件；二一件，即便是有了錢，十噸鋼材，一百幾十噸洋灰，那麼多木材、石頭，凭咱們這個小抽水站，一時也買不到手哇。老邢同志，我不是說設計本身有什麼